

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餘人於阿房將殺之
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
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
以爲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徐彭等尸諸街巷之
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
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曜甚患之欲大興師
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曜怒甚手毀其
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七

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
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
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
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
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
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
與誰居乎曜意乃解救之秋七月復勅內外戒
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
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

之子遠曰巴氏之叛匪有大度窺竊神薨也但
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
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沒奚官者悉令還之
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
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
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
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卽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
人爲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
賊黨旣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

十六國春秋

卷五

八

之可殄也曜大悅卽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
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
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振旅
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氏羌十
餘萬落係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
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衆阻險自固子
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拒五戰皆敗權
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日劉曜

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當今無勦况士馬之強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黃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暉明伏而戰一作復之生擒伊餘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九

於陣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請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最彊部落皆稟其命而爲寇纍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拜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八月曜讜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嚴尤之孫魏武勒兵宋梁追勳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

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

十六國春秋

卷五

十

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召構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烟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典作也必仰準軌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

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
楚宮彼其惡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
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
芻蕘咸非之日以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今
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
凌烟一作霄此其功費億萬艷明也若以給軍則
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
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
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
十六國春秋卷五

爲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
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
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矐大悅卽日下詔
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
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
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
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諍
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
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
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仍敷告天下使知區區
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於時
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固
以與貧民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

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

井水竭構五梁罅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

牛奮鞠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

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水經註作於龍門河中得一

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為天錫神靈齋九日而受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

十六國春秋卷六

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為之不舉終南京

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

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

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

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

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

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

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

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

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

歲馭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困

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

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鞠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

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

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

勤修德化以禳之耳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

十六國春秋卷六

而答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且盟津之

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

誅曜懽然改容御史劾奏均狂言瞽說誣妄一作

同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

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

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氏羌楊難

敵難敵率眾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氏

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

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擴一作廣為光國中郎將使至仇池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梁涼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三

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為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安邀獲之遂欲畱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三萬一作二萬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趙罕襲阡城克之西州一作隴上氐羌悉歸附安安士馬雄盛有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

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休屠王石武以桑城來降曜大悅署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午曜后羊氏卒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叅朝政生子熙襲闌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四

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竝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往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工二陵

皆下鈿洞一作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

阜周廻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督追役徒繼

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

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

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

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

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

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

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五

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吳一作顯平二陵高九十

尺塚前石人若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

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遂得蘇

暉葬父墓號永吳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一級孤老貧病不能

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

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趨上邽以解南

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

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嬰

鋒要當生縛以徇然後斬劉貢耳武閉關拒之

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貢逆擊

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

保隴城貢乃畱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

遂圍安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

大風飄發曜父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

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

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六

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

四方交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爲太宰加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

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

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

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

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

下惟陳安趙纂不在赦例安畱楊伯支姜冲兒

等守隴城自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將軍平先邱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雙帶韃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七

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其將石容規曜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延青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遂殺容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岫斬之曜大悅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慕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羌悉下竝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時征東大將軍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

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爲沸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曜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韓璞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吾軍勢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八

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千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京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

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加九錫曜至自河西氏羌楊難劬聞陳安死內懷危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輛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稔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軍廣平王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旣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九

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潁邱太守郎宣北平太守楊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寇河南太守尹平死之生掠五千餘戶而去夏四

月曜遣使拜涼州牧張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春秋弟六卷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為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山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益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上一千

十六國春秋 卷七

五百級悉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勳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畧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頽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眾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入

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列圍絕內外岳眾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為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騎三萬來拒曜前軍將軍劉黑羣虎將石聰於入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并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

十六國春秋 卷七

餘人曜至自澠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叅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產流涕獻欵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位特進署永安王詹為大司馬拜大單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為之

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偽諡獻烈皇后以后叔父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黃秀帛成寇鄆晉平北將軍魏詒率眾奔襄陽

十六國春秋 卷七

三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終之言乃立劉暕女芳為皇后二月署驃騎將軍述為大司徒昶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二

年也且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而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

十六國春秋 卷七

四

租之半秋七月曜將黃秀等寇鄆順陽太守帥眾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再至於五月曜遣武衛將軍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涼州張駿聞曜為石勒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閔寶濤辛巖宋輯辛晏等率眾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南陽王詹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曜軍將軍呼延那難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

盾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殆追及於合
居斬級二萬張閻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
封列侯遂略河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
帟闌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阪曜
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來襲遣河間
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
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
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

十六國春秋

卷七

五

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
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一作以灌之榮陽野
王皆降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諸
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
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
怒以爲妖言斬之時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
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
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
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

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
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
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
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
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
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搗陣就平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

十六國春秋

卷七

六

墜於冰上被劊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
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
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
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
曜於河南丞解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
將兵衛送襄國曜劊甚載以馬輿使金創醫李
水與同載療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各王關右稱帝皇當

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違窮天所亡開
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德邪當爲翁滿飲勒聞
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已亥
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
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吾謂卿
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
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雷宴終日
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勅熙
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

十六國春秋

卷七

七

之久之爲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聞

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

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王

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

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率

百官奔上邽汝陰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道

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

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

南陽王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

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
胤胤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
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
人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攻圍上邽
城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
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羣省文
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
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
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

十六國春秋

卷七

八

乙丑楷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

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

春秋第七卷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為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一

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任之仕至丞相太尉

劉盛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為領右衛將軍封安昌王

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銳等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為別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羽淵甚器異之以為征虜將軍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二

劉盾

劉盾字義孫曜之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義真曜子儉字當應為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

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同
諸藩國乎義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
當爲卿更以一國封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
胤爲世子靳準之亂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曜
光初七年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資給衣馬
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泣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
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
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群臣
亦屬意焉曜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
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
謹不堪今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回社稷下甦
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
歷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
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
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
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祿
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
立爲是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三

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廢太子非也昔周
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
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
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高絕於
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
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賢王况儲宮者民八
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
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
務存尸鳩之仁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
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
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
敢聞命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牟
氏所生牟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胤母卜
氏爲元悼皇后嘉胤舅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
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
於胤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徙封南陽王以

十六國春秋

卷八

四

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涇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爲之拜屠爲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爲石虎所殺

淵后單氏

單氏單微之女北海王父之母也以淵河瑞二年立爲皇后淵死聰卽僞位改元光興尊爲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絕麗聰遂蒸之又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五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興元年立爲皇后先是聰以弟又爲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爲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兄粲兄弟竝大必有不妥之志矣或有小人搆間其中

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詔隱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卒諡曰武元皇后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僞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恒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既僭立納爲右貴妃未幾立爲皇后

十六國春秋

卷八

六

聰將起鷄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曰朕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勸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勅旨將爲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

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
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
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
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使後人視妾猶妾
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
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大司徒任
顓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
得風患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
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七

愧哉於心何敢忘之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
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
朕復何憂后聰明善機諫聰所爲不道多規正
之及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
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
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即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
城人祖瑾父玄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爲皇后

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
沒於曜曜僭爲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
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
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
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
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
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
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
曜光初五年卒僞諡獻文皇后

十六國春秋

卷八

八

曜后劉氏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爲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
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
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
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
貴之妾叔瞻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曜許之
言終而卒僞諡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瞻一作瞻女年十三長七尺八

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暉追念之遂以光初十年立爲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別宮

十六國春秋 卷八

九

春秋第八卷

前趙錄九

春秋卷第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馮 撰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頥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勇畧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雷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豹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濱

十六國春秋 卷九

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謔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爲之流涕惠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恆縣彌率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爲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爲群賊彌多算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

以公車徵東萊麴羨爲本郡太守。彌擊殺之。兗州刺史荀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潁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分遣諸將攻燕青徐。兗豫四州所過陷沒。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涼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來援。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聞而大悅。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

十六國春秋卷九

二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爲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靈爲安北將軍。桑爲散騎常侍。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軋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六陽。討淵虎步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拒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宮。東海王越拒戰於西明門。

十六國春秋卷九

三

彌等敗走歸於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轅轅攻寇裴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薄盛等率兵追擊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疑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東徇青州且多齎金寶還鄉里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疑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會淵死聰卽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轅轅掠梁陳汝頰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寇裴城進逼京邑縱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四

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門王延以狗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旣而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勸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勦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恣之至是嫌隙遂構洛川之戰百官殲滅始盡

惟司隸校尉劉暉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彌曰今群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何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閭時之業豈失孫劉平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拜暉爲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惡彌驍勇外相親而內相忌常密爲之備彌破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五

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心惡之乃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陰圖之劉暉又勸彌使召曹疑藉其衆以誅勒乃爲書使暉詣青州召疑引兵會已且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潛殺暉會彌將徐邈高梁軻帥所部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燕於已吾彌謂勒

審其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
襲殺之已吾前
已營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厠役於縣力
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
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
將軍與王彌寇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
言於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笮為質
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六

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為平北
將軍與石勒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邱百姓
望風降附所在克捷遷安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屯廣宗晉王浚遣別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一作嵩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
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
活嵩初為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
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

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
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
願明將軍深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
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
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
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黃金百
斤及石勒已吾之讎嵩固阻彌不行彌不能聽
竟為勒所襲殺嵩遂歸仕於淵

劉殷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七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感冬思芹而不
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
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
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
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
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瘡而掘之得十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八

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荊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遠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既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室而西隣失火風颺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益著

及為聰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群臣議論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後為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一云犯顏之禍將彰君宜上思周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九

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

既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
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之延求魚不
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循汾河扣凌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
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已子延事親色養夏則
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
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
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
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十

嗣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劉粲之立斬準作亂自
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耆德願望謀之於延將
以爲左光祿延弗從乃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
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
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
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
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

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淵僭號人或
謂之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
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
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
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
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
果徵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旣至引見淵曰
卿若早來豈直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
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十一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
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
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悅元達在
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
聰旣嗣位轉爲廷尉聰將爲劉氏起鷓儀樓於
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
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
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

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管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策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遷為左司隸聰欲立左右貴嬪為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竝立殊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為右光祿大夫於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

十六國春秋卷九

士

以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王劉易善引之為援得盡諫諍及聞易死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寃之

王廣

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為西揚州刺史魯陽侯一作井州及聰嗣位繼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上泣謂

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哉城陷被禽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百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閤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

十六國春秋卷九

三

於通衢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瑒

卜瑒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瑒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在此不過時月瑒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

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玘曰
吾此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
卿謹奉之至晉祀者必此人也玘遂隱於龍門
山淵階號徵拜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
各有心卜玘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
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玘謂使者曰非
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
聰問何時可平玘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克
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玘曰臣
所以行不及裝者正爲是也聰大悅署玘使持
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
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斬冲攻晉陽一作不
克玘卒先降冲遽收玘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
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
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
蒲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爲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五

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
有輕勦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
乎染曰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
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
於是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懷諫違謀慙而
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
顏而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繼之於
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
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五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枕而死及
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
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後染寇北地夢魯
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怖而寤旦將攻城中伏
弩卒

范隆

范隆字玄嵩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
而生四歲亡父旣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
單孤無總功之親疎族范廣册府云廣愍而養

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
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
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
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
將有氛祲彌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
山見一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爲在
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
爲大鴻臚紀爲太常竝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
儀同三司曜既僭立進爲太尉卒贈太師

十六國春秋

卷九

六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
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
相府舍人出爲民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歸秦
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
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
氏易馬氏尚書既僭偽位徵爲御史大夫固辭
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
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
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
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勸旬號訴哀感旁
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
願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
免於飢寒及願爲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
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
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慙而無厭棄典禮
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
心托我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
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
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目刃伏楚以身捍
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
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
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
伏劍而死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七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殺皆礙而不得進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涓涓躍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艸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窮谷中人悉不見後曜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景道爲之亦不就竟以壽終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七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暇時拾薪以贖書生抄書板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志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豕給其衣食使

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別爲立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不與俗偶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及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吾畏死鷄邪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自古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七

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育爲振武將軍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使鳩合義衆以赴國難育說穎曰元海令去恐不復至臣請爲殿下促之穎以爲然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爲右光祿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歷位大司空太保太傅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勵已修學不以險難
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
隨敏元而西行及榮陽平為盜所劫敏元已免
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
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為
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漢陽人為賊其母怒笞之育

十六國春秋卷九

二十

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
不使他人斫頭育為賊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
出

前趙錄十

秦秋卷第十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郭汜

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為一卒隨巫而遇
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
子相可納之當與君門戶士遂納之生汜長不
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為縣
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
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仕淵歷聰及曜之世位
至侍中司徒

十六國春秋卷十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
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誦誦羨之後從博士乞
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艸木寫之叔乃驚曰吾
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躐鹽坂乃令娶妻授
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為晉軍
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難以功
封梁鄒侯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迫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雋

王雋字玄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雋年八歲

十六國春秋 卷十

二

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二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雋授密而去密後亡雋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

禮仕淵為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隸校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為設備為晉將麴允所襲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眾寇西河攻界休界休令賈潭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及陷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

十六國春秋 卷十

三

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潭及宗氏尸葬之

賈潭晉書作賈潭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庄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仗節安能久執犁鋤乎

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面歎之
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
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
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
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
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譜安有異志請
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劄馳隴
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
曜舉兵攻張春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縣

十六國春秋卷十

四

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
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
立保宗室子瞻為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
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
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奉保喪以天
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循隴右安
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
怒以曜為已卒大掠而歸氏羌多應之安士馬
強盛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

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攻曜征西將軍劉
貢於南安會休屠王石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
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瓜田安眾大潰收餘騎
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
之安頻出挑戰累為擊敗斬於澗曲安善於撫
綏吉凶險夷與眾共之部下小將劉牙道牢路
松多等堅戍不已及其死城內得尸隴上人思
之為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見日陳安一作壯
安軀幹雖小腹中寬凌養將士同心肝駮聰駿

十六國春秋卷十

五

馬鐵鍔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丈八地矛
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
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戰始三交失地矛十騎
俱盪九騎留一無此棄我駮聰窟巖幽大雨降
後追者休一無此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
東河流阿呵嗚呼奈子何嗚呼阿呵奈子何二
一作一去不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返奈若何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侄聰之舅子也仕聰為鉅

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後爲輔漢將軍聰
納其二女以爲貴人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
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爲人清直不與世浮沉與
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沉等譖佞用事雖在
公座未嘗與語沉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
沉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
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

十六國春秋卷十

大

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斜
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沉等遂譖之
於聰以與太弟又通謀聰臨上秋閣收崇斬之
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奴中人仕曜爲征南將軍曜之攻氏
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
躡其後因與羌和署難敵爲武都王時秦州刺
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請朝曜以疾篤不許乘

馬與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安遂帥精騎邀擊之
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囚寔而
謂之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
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
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至上
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
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
之

魯憑

十六國春秋卷十

七

魯憑仕曜爲長史曜自攻氏羌楊難敵還憑與
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
之時隴上氏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強盛有衆十
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
四州牧涼王署憑爲參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
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
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
人是塞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

妾之心况於四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招賢採哲
之秋而殺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
也既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為朝鮮令曜弱冠時遊洛陽坐事
當誅亡匿朝鮮無以自給因變姓名為縣小吏
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乃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
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之不可保也此縣幽

十六國春秋

卷十

九

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
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
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
獸投人耍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
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
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真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
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
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既僻號念其前勞追
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為大鴻臚遷鎮南大將軍益
州刺史初氏羌揚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
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為難
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
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
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為劉氏
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
賊氏若本奴才安敢希冀非分吾寧為國家鬼
豈可為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願排一人奪取其
刀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十六國春秋

卷十

九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
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仕曜光祿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大司徒錄尚
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傅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參軍從中

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爲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乘以自濟吾創已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贈幽州刺史

臺產

十六國春秋

卷十

十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傳京氏易善圖識秘緯天文洛書風角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欵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

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陝婦人

陝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身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十六國春秋

卷十

十二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後趙錄一 春秋卷第十一

后勒上

後趙錄二 春秋卷第十二

后勒中

後趙錄三 春秋卷第十三

后勒下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四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后弘

後趙錄五 春秋卷第十五

后虎上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后虎中

後趙錄七 春秋卷第十七

后虎下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八

后世



后遵

后鑒

後趙錄九 春秋卷第十九

后閔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

后肇

后堪

后生

后聰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后邃

后斌

后樸

勒母王氏

勒后劉氏

虎妻鄭氏

虎妾陳氏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一

佛圖澄

單道開

道進

麻襦

徐冲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張賓

郭敬

汲桑

徐光

王洛生

李陽

張越

王謨

樊坦

徐龕

桃豹

張樓

魏豹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三

張彌

張謐

裴憲

傅暢

續咸

盧詵

張躍

薛閭訓

邴輔

申錄

周延

韋謏

邢嘏

宣咸

郭穆

沐堅

張進

趙明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四

孟卓

劉群

王安

陳武

劉光

解飛

孫輝

郭權

麻秋

張才

蔡裔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五

後趙錄一

春秋卷第十一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俞

魏書作小字俞勒

上黨武鄉羯人

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胃分散居于上黨

室因號羯胡祖耶奕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

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

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

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

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畧雄武好騎

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

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

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

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

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

鄙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

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

私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篆書一作私心

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輕勒與

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太安中并州饑

亂勒與諸小胡亾散乃自鴈門還依寧驅北澤

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

綽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

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

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殺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二

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

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

賣充軍賞一作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

詣冀州兩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

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囑其族兄陽及兄子時

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

至平原賣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

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

太歲王彭祖後字彭祖可圖也勒曰若如公言弗敢

忘德忽然不見每屯耕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庭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懼家

隣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和

馬自託於桑管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

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

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

主一云列國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

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逵明等八騎為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三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暄僕呼延莫郭黑累

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

復東如赤龍驃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繪寶以

賂汲桑求興元年成都王司馬穎敗乘輿於蕩

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幽辱天子使鮮卑擊

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

於長安關東所狂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

司馬頤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

是歲劉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穎故帳下督

公師藩樓機郝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
河鄆縣欲以攻鄴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
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
名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千石長
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
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
譙國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兗州
刺史濮陽太守苟晞救之藩衆散走勒與汲桑
亾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
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亾命多
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四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師藩旣死汲桑逃
還苑中復聚衆劫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
王穎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乃出成
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
爲前鋒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遂
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爲前鋒都
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時

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晉書作新蔡王騰資用甚饒
性尤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
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
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
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李豐
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投水死
是日虞及弟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
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諸名
家流移依鄴者死亾畧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
滅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
南擊兗州太傅東海王越甚懼使撫軍兗州刺
史苟晞及陳留內史王讚等來討桑勒攻幽州
刺史石勒於樂陵勒與戰敗死乞活田裡帥衆
五萬救勒逆敗裡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
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
秋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巳酉朔
越懼進次官渡爲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爲前
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爲柵自守晞將至頓軍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五

休士先遣單馬示以禍福桑衆大震八月己卯
翊晞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晞追擊桑勒于
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與勒
奔柵宵遁退保清淵嬰城固守乃收餘衆將奔
劉淵冀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
奔馬牧勒奔樂平胡部大張劄督馮莫突等擁
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劄
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
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二

六

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
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劄督等素無
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劄督等隨
勒單騎歸于劉淵淵署劄督爲親漢王莫突爲
都督部大以勒爲輔一作護漢將軍平晉王以統
之勒於是命劄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
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
淵屢招不至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
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
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
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部衆歸淵淵加勒
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
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東瀛公騰
復仇斬汲桑於樂陵平原棄成都王穎棺於故
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二

七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
王浚出兵擊討爲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
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
軍將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
壺關失據秋九月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
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
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圖罷等七將帥衆三萬
寇魏郡汲郡頓邱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
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
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
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

都督王如故已西勒入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
之進寇趙郡殺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
亭田種於中邱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
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
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引趙郡張
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
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遼明吳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九

豫等爲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
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
降附秋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
高陽諸縣降者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
水將軍祁弘帥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
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
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
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
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

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
衆討勒勒燒營并糧廩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
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
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
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淵授勒
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
讓公不受與閻罷攻暗園苑市二壘皆陷之罷
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
馬坑男女三千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九

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丈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
豫兗州二月勒東襲鄆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
爲其部下所殺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
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
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月勒寇汲郡執
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
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內太守裴整勒率

騎會之攻寇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
將軍宋抽救巨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平北大將
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巨懼請降勒弗許巨踰
城遁走爲軍士所執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
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
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
勒時劉淵死劉聰卽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
辭將軍乃止冬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曜及王彌率衆四萬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
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等
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洛川粲
出轅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王寅勒圍
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爲讚所敗退走河北屯
汶石津壬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
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緩則
無及矣旣而莫有至者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
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幽州刺史王浚

遣鮮卑段文鸯帥騎救之退還河北浚又遣別
將王申始帥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汶石津
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
石門濟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
而北將趣南陽時雍州流民京兆王如舉兵反
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大
掠漢河長安侯脫馮翊嚴凝南安一作新平龐寔等
各起兵江淮間受聰官位各帥其黨攻諸城鎮
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之往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
其衆進至南陽遂屯苑北侯脫據苑王如據襄
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
犒師結爲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乃說勒曰
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
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俟鷄鳴而駕後山
者斬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凝率衆
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凝送于平

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苟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祖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爲國藩鎮公威振赫然烏斬藩彘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得詔遂移檄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世龍階亂于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二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埤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

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濟黎陽即日得榮陽太守丁疑白事李憚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憂嘆累息晞以爲先王選用明德庸以章服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王家勳一作宜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別將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乃有懼色與疑連戰疑輒破敗後簡精銳與疑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于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千餘人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未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懷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江夏太守楊岷作岷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口晉明威將軍朱伺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帥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磊石弓箭如雨所向摧破勒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十四

邀伺軍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兵崩退皆棄船投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至蒲坂一作坂不及而返二月勒北寇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康夏四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及於東郡苦縣寧平城

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爲勒所敗端死衍軍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澹子散騎常侍哀王喆西河王喜新野王劭梁懷王禧無字懷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鈐尚書鄭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凱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說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甚奇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十五

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將軍李暉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暉殺妻子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同寇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時有田六出者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七

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義不爲逆胡所辱胡羗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并州刺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殺冠軍將軍王滋九月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以爲從事中郎癸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河東太

守鄧攸時亦被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征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七

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過泗水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彌外相親而內相忌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乃爲書使暉徵其將曹疑於齊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得彌所與疑書潛殺暉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徐邈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晞彌心惡之僞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

賓曰王彌位重而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疑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悔之其何所及邈等旣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也勒從之時勒與乞活陳午相攻于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九

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公人傑將爲我害當早除之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於魯口一作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于張賓賓曰英雄不竝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讎於已營

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卑甚言甘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爾彌曰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爲也不聽遂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時將軍郭黑畧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其有道術甚尊重之畧每從征伐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曜日勒遂信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敝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九

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也勒于是敬信甚篤苟晞王讚潛謀叛勒遂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苟晞及弟純月餘殺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驚平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畧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於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

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螻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嗟之則溫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自古以來誠無凡才而爲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
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所具勒得書報
璉曰二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是節本
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現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是年勒復置雍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
將攻建康會大雨歷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
者大半時前趙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
南之衆大集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三

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熙為勒所害三月癸

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肅上尚書檄四方以討

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

請先送款于帝一作膺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

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勸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

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

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一作登壽春斬吳將頭擘

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

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
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
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
既誅王彌不宜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千數百

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
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
懷服經營河朔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
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廻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三

軍必欣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

不利耶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

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

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忽忽便相勸孤降此

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爾於是黜膺為將

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

兵發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入夜欲所營佛

圖澄謂郭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率騎二千向壽春遇晉
運船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取之不復設備晉
伏兵大發爲紀贍敗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
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
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
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
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
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
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三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
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
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後潛渡
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
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
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
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
大破冰軍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
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

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
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勒諸將佐議
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
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
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勁敵
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
稟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
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旅人無
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
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
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
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
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
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壘未
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
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
陽具陳鎮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
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三

是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革在左力在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率遼西公鮮卑務塵世子段疾陸眷疾陸眷二字一作就六與眷弟匹疾陸眷二字一作就六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五

而擊之茂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疾陸眷剋來月上旬送死攻北城彼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未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可且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也勒笑而納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旣而疾陸眷攻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醉爾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杯矣未幾末杯逐北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疾陸眷等衆皆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五

奔散萋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
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
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
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亾之虜得無爲王彭祖
所怨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
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籠并以末杯三弟爲質
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不
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
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
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
遣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
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劄勒召末杯
與之讌飲誓爲父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
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杯還遼西杯感勒厚
恩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
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
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爲將軍遣衆寇信
都殺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祁舉行冀州刺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五

史保信都又遣天水將軍祁弘討勒及于廣宗
時大霧四塞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
勒遣叅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王述煮鹽於角
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
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
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興佛事

春秋卷第十一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三臺鄴濱北中郎將劉演奔廩邱劉琨遂以演爲兗州刺史鎮廩邱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撫之勒萇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龍驤將軍乞活李暉於上白暉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二

一

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丸薄盛爲青州刺史使東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諱苻虛時晉封爲代公大單于共討疾陸眷穆帝遣子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勒使孔萇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

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公歸遼西勒大怒

所經今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

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

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

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

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

彭爲魏郡太守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二

二

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

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

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

二姓臣志所不爲爾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

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

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

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

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

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
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爲參軍
勒以虎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挑豹鎮鄴三
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
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
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博司空掾高
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
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
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十一國春秋

卷十一

三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頌貪橫尤甚
北州童謠曰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
郎又幽州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
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卑烏丸以爲強旣而皆
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欲襲之未知虛
實將遣使覘之參佐皆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
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
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成聲振于海內

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
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軍之威權譎遣使無誠
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
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早當稱藩推奉尚恐
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
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僞卑辭推奉
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網弛馭
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
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

十一國春秋

卷十一

四

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
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討暴亂
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
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勒
微心亦當慈矜如子也又遣尚書棗嵩書而厚
賂之浚以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之
附已甚喜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
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干孤其可信乎子春
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

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振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惟乎且自古嚮化爲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

十國春秋卷十一

五

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許爾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不復設備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至襄國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廡師以示之北而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墀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

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箋於衷蒿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穀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爲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

十國春秋卷十一

六

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曰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勒募一作兵戒期將襲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猶豫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餓人

皆藟食泉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
集我也况三方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
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
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
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一云此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
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爲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
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
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
候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七

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
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自陳罪過深重
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大悅乃移檄州郡
稱已與代公猶慮也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
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猶慮子南襲平陽
除僭僞之逆類降知苑之逋鴟順天副貳翼戴
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
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易水浚脅護孫緯疑其
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浚不聽使勒

直前將佐咸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計請山擊
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
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王申勒晨至
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
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
或坐或起勒既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
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
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
謫賊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八

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
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救援
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
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
弁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
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
投于水束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
焚燒宮殿停薊二日孫緯率衆遮擊勒僅而得
免分遣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

車服數朱顧棗蒿田矯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
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
裳郝襲斬市等於襄國署晉尚書燕國劉翰為
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撫之劉
翰不欲從勒乃奔段匹磾勒還襄國斬浚于市
浚不為之屈大罵而死遣東曹掾傅遵兼左長
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勳遣
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九

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
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
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
殺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
雄攻北中郎將劉演於廩邱為演所敗演將軍
韓弘潘良襲頓邱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
雄追擊弘等殺潘良于廩邱冬十月劉琨遣樂
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邢泰琨司馬溫
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

幽冀漸平如命州郡閔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
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遂明攻寧黑
於在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
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
太守韓弘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滄持節策命
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
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勒長子興為上
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十

且攻中山遂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拒之
且敗劭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綏節將軍邵續
於樂陵續盡眾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以續子又為都護既而浚所假署渤海大
守東萊劉循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
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污乎夫田單
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
之國今將軍仗精銳之眾居全盛之勢如何降

將成之功于一質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竊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邊鄙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庾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勵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

十六國春秋卷三

十一

會段匹磾托劄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遣劉盾還江東舉兵叛勒聞之大怒殺又遣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之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攻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

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之勒以揚武將軍張夷為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撫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援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千餘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邱勒率眾攻之演出拒戰

十六國春秋卷三

十一

勒退支雄遠明擊寗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眾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邱演求救于邵續續使文鴛救演虎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蒙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人于空營虎廻擊敗之廩邱陷沒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

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寇敵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澹率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牧爲之聲援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山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分二伏

出輕騎與澹戰僞爲不勝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澹軍大敗獲鎧馬萬計澹帥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琨并土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琨率衆從飛狐奔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兼長史張敬獻捷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一

十一

渤海河間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司冀并兗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牧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揚威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兼高陽太守
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左長史素
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
幽州赴水而死馮脂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
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
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
譙城晉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未至
虎已爲逖所敗已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五

肆虐河朔逖誅歷載游蒐縱逸復遣凶黨石虎
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鳩毒平西將軍祖逖
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哀
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逃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緡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
侯食邑三千戶又賊黨能鳥送虎首封賞亦同
之秋七月大旱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
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
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青雍等四州尤甚勒又

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壽津寇
陷梁國內史荀闔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
討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其兄遼
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
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會衆軍勒使參軍王續
齎金寶遺末杯以問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
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耻
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
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郡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六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
將趙固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
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
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九月勒殺京兆太守牽
鞞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劉遐棄郡走遐
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遂爲搗
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
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
妻曉果有父風遐爲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眾之中其後田防等欲為亂退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仗都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春卒其子幼叔

文截附真自立為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

如雷段末杯殺截附真紀市末末作洪復辰立忽跋隣為

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率眾迎擊匹

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尉劉琨子羣為

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

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

十六國春秋卷十二

七

匹磾避騎所得現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

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

是以白公爾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

力庶雪國家之耻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

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

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

任謂匹磾曰吾西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

眾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

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

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

後將軍據左長史楊橋等連謀密作攻其欲

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

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

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眾反已遣使有

詔收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

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

下見二親爾因歛歔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

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

十六國春秋卷十二

六

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眾數千

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

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越

平南將軍曹疑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

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

勒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

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

詔輔政勒固辭乃止尋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

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公如故

增封十郡勒辭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秦嗣位治兵于上林將謀討勒大將軍靳準殺絜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進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復僭偽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十三郡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曳柴揚

十六國春秋

卷三

十九

塵墮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績俄而平陽大戶周置等帥雜戶五六千降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囚秦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

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秦人平陽與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因遣卜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帥衆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二十

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末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絜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地盡爲勒有勒於離石縣荒廢處置末石郡又別置武鄉郡

春秋卷第十二

後趙錄三

春秋卷第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勒下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
獻捷於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
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
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
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
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

十六國春秋卷三

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
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
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
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
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
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其
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一作於人臣之道過
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
稱朕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

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聃之義故復

推崇今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

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

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

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

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

濟岱叛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

平北將軍祖逖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

十六國春秋卷三

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績退屯梁國勒又遣桃

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

伏肅攻之徙川部眾五千戶于廣宗留豹守川

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

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

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

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

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

悉取之時段匹磾部眾饑散欲移保上谷魏平